

廖理純 沙漠「佈道」

暮春的河北省張北，尋不見壩上風光，有的只是滿目風沙。被稱為「鐵王」的北京市政協委員廖理純卻正是為此而來。鹽鹼地之上的五千畝綠化志願者基地，是他雄心勃勃的植樹治沙計劃中的第二個大本營。從內蒙古恩格貝、渾善達克到張北，從企業董事長到「鐵王」，公益綠化這十年，也是廖理純從「不惑」邁入「知天命」的十年，種樹於他而言，早已有了更多哲學的意義。

香港文匯報·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 聶晨靜、王曉雪 北京報道

自2011年起，每年4月至11月的周末，廖理純幾乎都會駕駛一輛藍色的39座大巴車，帶領一隊綠化志願者離京。這個被稱為「A/K3548次」的「航班」，目的地是他的兩個公益綠化基地——渾善達克沙地和張北饅頭營鄉。

「都是北方的大風口，北京沙塵暴85%的沙源來自這個方向。」廖理純告訴記者，他把基地建在這兒對減緩沙塵「可能會有一些幫助」。

廖理純說，種樹不僅能防風固沙，也是生態方面解決霧霾的根本方法。「只要種植40萬平方公里樹，就可以吸收二氧化碳3,000萬噸，而且樹木對粉塵的吸收也很可觀。」

四年來，廖理純自掏腰包，出資千萬種植首都綠色防護帶。目前，渾善達克基地已基本完成苗木儲備任務，50萬株樹苗以4m×4m間距種植，可覆蓋2萬畝綠化面積；張北基地一期5,000畝的綠化計劃正有序進行，共培育樟子松、油松、雲杉營養杯60萬，建立3m×8m苗池789片。

然而，榮獲2014「北京榜樣」的廖理純，綠化野心遠不止於此，最近他將第三基地的目光投向了青海柴達木盆地，出於樹木強蓄水功能的考慮，「如果建起來的話，就會是中國最大最安全的『水塔』。」廖理純還希望在有生之年，引志願綠化活動走出國門，「將樹種到泰國、美國。」

從董事長到「鐵王」

如今儼然育林治沙生態修復專家廖理純，曾是創業傳奇人物——柳傳志門下三傑之一，24歲掌管聯想廣州分公司，28歲創辦自己的企業，39歲企業年銷售額達數億。然而2004年，廖理純在他的不惑之年，做出了一個人生轉折的選擇。



廖理純（二排中）與2015年首批走進崇高綠化志願者。

記者聶晨靜攝



「鐵王」廖理純。本報北京傳真

那年，廖理純參加一次國際志願植樹活動時，來到了日本人遠山正瑛在內蒙古庫布齊沙漠建立的恩格貝綠化基地。那次經歷觸動了他：「我們中國人也要有自己更多的努力。」

出於一份愛國的責任感和緊迫感，廖理純從公司管理中脫身，專事公益治沙。2011年，經過多年考察籌備，他最終選擇在距離北京最近的沙源——渾善達克，租下1,000畝沙地作為苗圃，建起了自己的第一個綠化基地。

對於基地建設和育林治沙，廖理純如治企業般嚴謹認真，他甚至能記住每一批苗木的生長周期。在給志願者們分配任務、講解技巧後，他會帶頭勞作：建隔離圍欄、鬆土打壟、插穗剪枝、苗木移植……這個前半輩子從未正經創過地的企業家，居然很快獲得了一個接地氣的外號——「鐵王」。

「鳥語花香比黃金鋪地更美麗」

一千畝的第一基地，五千畝的第二基地……隨著廖理純的綠化大本營不斷擴張，社會上更多的力量認識並支持他這一公益行為。目前為止，基地已與多個單位完成掛牌儀式：團中央全國青少年生命體驗與社會教育基地、教育部中國人生科學學會人生科學實驗園、對外經濟大學學生社會實踐基地……

基地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志願者，目前已有145批、逾5,000人次參與，他們來自各行各業，既有黨政機關幹部、公司高管，也有普通工人、高校師生，還有不少香港及外國留學生。

其實對廖理純而言，每一位志願者背後，都是一筆不小的開銷：去一趟基地吃住行人均450元，相當於僱用當地農民

的3-5倍，勞動量卻不足後者1/3。有人不理解他，但廖理純的想法卻很單純：「全中國有300多萬平方公里的荒漠化土地，我再怎麼種樹也種不過來，更重要是通過志願平台，號召大家共同參與。」

「我們的努力是完全公益行為，沒打算獲一分利。」廖理純說，看到樹苗成長起來，看到越來越多人支持認可，是自己這十年付出最大的收穫。「我一直覺得鳥語花香比黃金鋪地要更加美麗。」

公益背後的考量：綠化人心

「國家投入了很多錢來種樹，但存活率相對不高，原因就在於人的責任心不夠。」相比前日日益明朗的荒漠化治理，廖理純表示他更憂慮的是「國人心中的『沙漠』在擴大，以及信仰的缺失。」綠化人心，這也是他的公益行為背後更深刻的考量。

2012年，廖理純被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遲浩田上將親筆簽名任命為「走進崇高先遣團」團長，他也在用公益綠化踐行着對「崇高」的理解。廖理純表示，自己「願意當一顆綠色的種子」，在綠化祖國沙漠的同時，呼喚當今人們缺乏的志願精神和愛國情懷。

他的綠化基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，印刷的志願者手冊中，有數十首愛國歌曲供路途中學唱。在前往綠化基地的路上，廖理純像個佈道者，給志願者們講三皇五帝，講漢唐盛世，講抗日戰爭，講無私無畏的民族精神，「我希望大家從歷史中體會到，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多麼驕傲。」

坐言起行 墨者風範

1965年出身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的廖理純，母親執教於清華大學，父親在錢森森領導的單位工作。雖然大學畢業後下海經商，但廖理純卻認為自己「骨子裡是個文化人」，他還攻讀了北京師範大學西方哲學史博士學位。

綠化之餘，廖理純筆耕不輟，每天早晨四、五點起床讀書寫作。從2005年《何以無所畏懼》講民族精神，到《對抗荒漠化》現身說法，再到最新出版的《日本新論》反思中國傳統文化，廖理純基本保持一年一本著作的節奏，迄今已累十本。

對於儒家「中庸」思想，廖理純的理解很獨到：「中，是旗

幟的意思，代表核心、團結；庸，是比『德』更高級的道德，意味助人、奉獻。中庸之道，就是走正確的、奉獻的、道德的凝聚之路。」他說，無論做企業、做公益綠化還是做人，他都盡力做到對社會和國家有貢獻。

廖理純的身上，有着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著書立說、經世濟民的情懷，但他否認自己是位「儒商」。「看歷史的話，儒家往往培養不出幾個為國家披肝瀝膽的勇士。」廖理純自我評價道：「我更願意別人說我是一位墨者，因為需要的時候，我是可以為國家奉獻生命的人。」



廖理純與張北綠化基地的樟子松樹苗。記者聶晨靜攝



廖理純（右三）給綠化志願者示範如何修剪樹枝。本報北京傳真

「為後代活着」

公益治沙，雖然起初是被國際志願者刺激了雄心，但讓廖理純堅持的根源，是他對生命「活法」的思考。廖理純覺得，相比稻盛和夫「老黃牛式讓自已成功」的「活法」，捍衛國家、保護後代的「活法」要更加高尚。

他說，「生命有限，我希望能夠活得精彩。」決定投身公益治沙時，廖理純把餘生一萬多天製成枱曆，每天撕去一頁，向死而生，思考活着的意義，未嘗不是一種幸福。廖理純說，我會撕兩張枱曆，我覺得這兩張枱曆撕得很精彩，所以我會不遺餘力地做下去。」

連任兩屆北京市政協委員，廖理純的提案主要聚焦在生態和教育。他認為，當前中國對年輕一代的愛國主義教育並不到位。而如何通過好的文藝手段對學生進行教育，是值得思考的，「以前的歌就有很多教育的內容在裡面。」



2015年4月，原中央軍委副主席遲浩田上將（圖中）接見「走進崇高先遣團」團長廖理純（圖右）。本報北京傳真

廖理純反覆強調：「我是為後代活着的人。」他的國家觀也由此而來：「我覺得國家是對後代的一種保護，不僅可以讓我們在這裡立足，也可以讓兒孫在這裡享受一份應有的幸福。」

人民政協的「前世今生」

開創了一種大格局

宿正伯



作者宿正伯 本報北京傳真



1956年5月2日，毛澤東在第七次最高國務會議上作《論十大關係》的報告，提出了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「長期共存、互相監督」的方針。資料圖片

如果將人民政協的誕生，放在世界現代民主進程中看，放在數百年社會主義運動軌跡中看，則是中國共產黨主動探索新民主主義道路的必然結晶。

如果將人民政協的誕生，放在近代中國波瀾壯闊的革命畫卷中看，放在數十年以國共兩黨鬥爭為核心、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參與的政治博奕中看，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格局的自然延伸。

如果將人民政協的誕生，放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年來奮鬥歷程中看，則是中國共產黨政權建設經驗和模型的成熟應用。正是因為有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19個解放區9,550萬人口範圍內，以「三三制」政權建設為核心的豐富而深入的政治實踐，人民政協在成立時，才能如此駕輕就熟地完成自身的籌備、組建及對中央人民政府的構建。

人民政協的創立也無疑受到了舊的政治協商會議的啟發，不僅在名字上而且在某些精神脈絡上也有所承續。當然，中國文化的「團結」價值取向、兼容並蓄的民族襟懷等，也草蛇灰線地為人民政協這一

獨具中國特色、中國氣派的政治組織的出現提供了支持。

歷史的風雲際會，造就了人民政協。而人民政協的誕生，也開創了國家治理的大格局。這就是：治理中國這樣一個複雜而博大的國家，不能僅僅依靠一黨一派的力量，而是要充分發揮各黨派、各團體、各方面的作用，團結一致，各盡所能，共同建設美好家園。

早在抗日戰爭時期，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演說中即講：「國事是國家的公事，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。」在《論聯合政府》一文中，他更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：「毫無疑義，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，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，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，不可能、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制度。」中央人民政府的構成，踐行了共產黨的承諾，也開創了共同治理的大格局。

從更大視野看，這一格局還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、共同治理那樣簡單，而是真正意義上開創了全民治理的新格局，即人民當家作主。人民的每一分子，都擁有這個國家，並參與到這個國家的治理中來，國家與個人的幸福緊密相關。這在中國歷史上，絕對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。之前的歷史，或是李家的王朝，

或是趙家的天下，唯獨今天，是人民自己的國家。這樣的開局和這樣的理念，對其後中國的發展影響至深。

當然，在建國之後的政治實踐中，共同治理、全民治理的格局，有發揮得很好的時候，也有發揮得不盡如人意的時候，但是，只要有這樣一種被開國元勳們所開創的大格局在，就可以有無限的發展潛力和制度想像空間。正如一個園丁在花園裡灑下了不同的種子，或喜陽，或喜陰，或喜澇，或喜旱，老天爺總是在不停地變幻天氣，因而每一粒種子總會逢着它抽芽吐穗、開花結果的時候。然而，若最初沒有播下這種子，則終究是不能期待它萌芽的。



毛澤東的《論聯合政府》。資料圖片